

第一章 林中救傷患

凌晨時分落了場雨，山上空氣清新，風中挾著花木的香味。

幾間木屋安然地坐落在一片竹林之後，小小的廚房裡飄出南瓜粥的香甜味。

屋簷下水滴不斷垂落，滴在水坑中濺起小小的水花。

水波一圈圈散去，倒映出坐在石階上的小姑娘，她頭上綁著藕色的髮帶，眉眼精緻。

微風悠悠吹起，她抬眸看向對面的竹林，棕褐色的瞳孔中映著遠處山峰景色，猶如一汪澄澈的春水。

「姑娘又早起。」綠芙蹲下身坐到裴洛身邊，小聲歎了口氣，滿眼的擔憂，「姑娘還是這樣，一下雨就睡不著。」

裴洛收回視線，故意揉亂她的頭髮，「別像嬾嬾一樣唉聲歎氣的，這段時間多雨，等過段時間便好了。」

入秋後，山中雨水更多，也比山下更冷些。

裴洛搓了搓手，拉著綠芙起身，「快快快，進廚房，嬾嬾熬的南瓜粥可香了。」

灶上的南瓜粥香噴噴地冒著熱氣，蒸籠裡放著一層包子。

兩個小姑娘坐在矮桌兩邊，一人抱著一碗南瓜粥。

南瓜粥香甜軟糯，入腹即暖，裴洛喝完一碗，渾身升起暖意，她微眯著眼睛看向外面。

不遠處，一隻渾身羽毛湛藍的鳥雀正撲棱著翅膀飛過來。

牠飛進廚房，兩隻小爪子穩穩停在裴洛的肩頭，低頭梳理羽毛。

裴洛輕輕撫走藍羽羽毛上的雨水，點了點牠的鼻子，「你倒是勤快，比嬾嬾出去得還早。」

「也不知今日嬾嬾什麼時候能回來，二夫人會不會……」綠芙念叨到一半，忽然停住，小小心地看向裴洛，生怕她情緒受影響。

裴洛側目看著小傢伙，彷彿沒聽見綠芙的那句話。

外面天朗氣清，雨後山林帶著別樣的美，裴洛吃完，起身往外走。

綠芙正想跟上，卻聽見她道：「我自己一個人走走，別擔心。」

她在這山中住了兩個月，一草一木早已熟悉於心。

花葉草木經過清晨雨水的洗滌，比往常還要鮮亮些，花瓣上的露珠滾來滾去，一個滑落跌在裴洛的掌心。

她蹲下身子，拿出小鏟子，仔細又小心地挖出根系，待整株花脫土而出，她稍稍鬆下一口氣。

這株花花瓣偏藍，有些頹靡，她心想著回去後要如何照顧。

視線一頓，目光所及之處，綠葉上的血跡明顯得有些刺眼。

裴洛握緊手中的小鏟子，順著血跡看向不遠處那棵三人合抱的大樹。

大樹鬱鬱蔥蔥，四季常青，在山林中並不顯眼，若是往常，她不會多看。

裴洛深吸一口氣，起身放輕腳步往前走，及至大樹前一步遠，她忽然有些猶豫。

樹後有人，她能肯定，但眼下四下無人，若此人是凶惡之徒，她冒然上前……

裴洛低頭又看那蜿蜒的血跡，猜測對方受傷應當不輕，她不再多想，幾步上前，正要看向樹後，身後傳來鳥雀撲棱的聲音。

裴洛下意識回頭，剛半側過身子，鋒利的劍刃瞬間抵在她的喉間。

劍上血跡猶在，血腥味清晰可聞。

藍羽疾速飛到裴洛身後，一雙藍眼睛緊盯著對面的人，目光裡滿是警惕。

「轉身，走。」那人氣息不穩，語氣裡的狠厲卻叫人膽寒。

裴洛側著身子，緊張地握緊手中的小鏟子，忍不住提醒，「你傷得很重。」

話音剛落，喉間的利刃逼得更近，她咬緊下唇，心中惱這人不識好心，轉身背對著他。

利刃離喉，身後殺氣不減。

裴洛不敢回頭，走了十幾步遠，想起背簍裡還放著些草藥，正想問一問身後人需不需要，忽然，一聲重物落地的聲響傳到耳畔。

附近的鳥雀驚得飛起，她來不及猶豫便轉身跑過去。

剛剛還凶巴巴的人現下脫力倒在地上，右邊半隻手臂被鮮血染紅，左手依然握著長劍，眉頭皺得極緊。

男子面如冠玉，眉目之間自帶一股凌厲之勢。

裴洛看清他的容貌，稍稍怔住後，連喚他幾聲，「公子，公子……」

見昏迷的人沒有絲毫反應，裴洛摸了摸他的額頭，額頭燙得嚇人，渾身似乎都在發熱。

他身上的衣衫半濕，傷口草草處理，仍往外滲著血。

裴洛放下背簍，欲要起身，手腕忽被人緊緊箍住。

林時景忽然睜開眼睛，緊緊盯著裴洛看。

他眼裡帶著凌寒的殺氣，裴洛一嚇，跌坐在地上，動了動手腕，想要掙脫開來，「你放開，我、我不是壞人。」

小姑娘嚇得有些結巴，她從未見過有人這麼凶狠地盯著她看，好像只要她有一絲不對勁，下一刻便性命不保。

林時景吸一口氣，忍著傷口牽扯時的疼痛，他看著膽怯不敢再說話的小姑娘，對上她一雙澄淨的眼睛，沉默審視。

強撐著的氣力漸漸消失，昏迷前的最後一瞬，他聲不可聞地道：「謝謝。」

手腕上的力道陡然鬆懈，裴洛捂住心口緩過神來，抵唇看著男子，想著他那句「謝謝」。

剛剛對她那麼凶，倒是篤定她會救他。

裴洛起身，費力地扶著林時景，想要將他拽起來。

男子體重與女子不同，他看著清瘦，可裴洛拉了好幾次卻拉不起來。

手上的泥土沾在男子錦白的袍面上，五個手指印十分鮮明。

裴洛心虛地看著那個指印，小聲嘟囔，「都是你嚇我。」

她嘟囔完，趕緊跑回去找幫手。

綠芙正在收拾碗筷，一回頭看見自家姑娘著急忙慌地跑回來，還未來得及問，就

被拉著跑向林中。

「姑娘，怎麼了？姑娘妳慢點……」

林時景離木屋不遠，綠芙跑過去，一眼看到地上倒下的人，嚇了一跳，「這人怎麼血淋淋的，姑娘莫靠太近。」

「他傷得重，妳快過來，我們把他扶回去。」

綠芙上前幫忙，兩人合力把林時景拉起來。

綠芙難掩擔心，「姑娘，他這副模樣，若是壞人……」

「放心，他不是壞人。」

「姑娘怎麼知道？」

裴洛想起那聲「謝謝」，看到他的長劍，忽又覺得這說服力不夠。

綠芙倒也不深究，兩個小姑娘誰也做不到任由一個人倒在這裡傷重不治而亡。

兩人合力把林時景扶回木屋，綠芙跑去廚房燒熱水，裴洛留下來處理傷口。

林時景的傷口處只草草用白布包了幾圈，雨水打濕，血水混合在一處。

裴洛小心翼翼地揭開白布，看到下面半尺長、深可見骨的傷口，倒吸一口涼氣。

傷口繼續往外滲血，她取來止血藥慢慢撒在他的傷口上。

昏迷中的人感受到痛意，眉間皺緊。

裴洛一邊撒藥一邊注意他的表情，見他眉頭皺緊，放慢些許，低聲安慰，「不疼不疼，很快就好了。」

「天啊，他傷得這麼重！」綠芙進屋，驚訝地看著林時景的傷口，有些為難，「姑娘，要不我去請大夫吧。」

這樣的傷口她們根本處理不了，這人身上的衣衫還是濕的，這樣下去……

裴洛將他的傷口處理好，起身就往外走，「我去請大夫，妳照顧好他。」

「我去，姑娘還是留在這裡……」

「我知道一條下山的捷徑。妳放心，我很快回來。」

裴洛少時貪玩，最愛在這落雲山上四處轉悠，沒人比她更瞭解落雲山。

下山後，裴洛尋了輛馬車，急急趕往城內醫館，回程時不忘去成衣店買幾身男子衣裳。

馬車駛離，成衣店對面茶樓上坐著的人眼尖地看清她的容貌，擺弄首飾的手一頓。

「裴洛怎麼會在這兒？」

「對面是男子成衣店，二姑娘怎麼會去哪兒？莫不是……」丫鬟剩下半句話不再說。

女子聽懂她的意思，摩挲著珠圓玉潤的寶石，輕嘲一笑，「她倒是自在，日日住在那山上。原先我還以為她是真的不想回來，但若是……」她不知想到什麼，唇畔的笑意更深，「她若是糊塗，我這個做姊姊的可不能放任她如此。」

「姑娘說的是。」

山腳下，裴洛與胡大夫一同上山。

他們剛剛離開，山腳處再次出現幾人。

衛林仰頭看著落雲山，他們尋著記號找過來，但到此處，再無記號。

「搜山，務必找到公子。」

昨夜是他們大意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若是公子有什麼萬一，他萬死難辭其咎。在幾人搜山的同時，年近五旬的胡大夫已診治完，替林時景換了身衣裳後，終於得空歇下來。

裴洛站在床前，耐心等著胡大夫喝完茶水，才問道：「他怎麼樣了？什麼時候能醒？這幾日吃食可有什麼要忌口的？」

「放心，他的傷口已經處理好，只是失血過多才致昏迷。他的傷口有些發炎，妳們餵他喝完藥後，記著多多照看他。」

裴洛點頭應下，綠芙在一旁記下胡大夫叮囑的話，送他出去後又趕緊去熬藥。

裴洛留在屋內照看，她坐在小板凳上，雙手拄著下巴看向林時景。

她自小生活在內院，見到的男子多是父輩之人，如此近距離看一個眉目如畫的男子還是第一次。

他的睫毛很長，膚色偏白，因為失血唇色蒼白，安靜地躺在那裡，少了那股令人害怕的凌厲之勢，整個人顯得溫和。

裴洛看著看著，不自覺起身，靠近林時景，伸出食指輕點他的睫毛，睫毛捲翹猶如一把小扇子。

「好像比我的還長。」她一邊比劃長度，一邊嘀咕著。

忽然，睫毛輕輕一顫，裴洛嚇得立即收回手，雙手背立，緊張又筆直地站起來。

「我什麼都沒做，你別誤會。」她著急地開口解釋，身後雙手緊緊交握，因記著他之前那嚇人的目光，更不敢亂動。

裴洛垂著腦袋等了一會兒，卻不見動靜，偷偷摸摸抬起頭，只見躺在床上的人安靜如初，彷彿剛才的睫毛顫動是她的錯覺。

她盯著他好一會兒，確信他沒有清醒的跡象才鬆下一口氣，放鬆地坐回去，不敢再伸手隨意觸碰，卻忍不住嘀咕，「你怎麼這麼凶啊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像你這麼凶的人。不過……」她停頓會兒，又拄著下巴笑著補充道：「不過你也是我見過最好看的人。」

「姑娘，藥來了。」綠芙將熬好的藥端進來。

裴洛看著那碗黑乎乎又難聞的藥，蹙眉移開目光。

目光一移，她不小心看到那把長劍，心中剛剛升起的心疼轉瞬帶了點幸災樂禍。誰讓他剛剛那麼凶，現在喝這麼苦的藥，她才不會管呢。

昏迷的人不好喝藥，綠芙一邊餵著，藥液一邊順著林時景的嘴角滑下。

裴洛看到，趕緊拿帕子擦乾淨，等一碗藥餵到見底，她的帕子上也沾了不少藥液。她將帕子規整疊好放在一旁，仰頭看向綠芙，「我守著他，若是癩癩回來，記得通知我。」

癩癩若是知道她救了個男子回來，說不得要生氣。

等癩癩回來，她要怎麼解釋，才能讓她不那麼生氣呢？

裴洛拄著腦袋思考，眼皮漸漸垂了下來，手一滑，頭砸在被子上，睏意立即被砸散。

她揉著額頭，目光悄悄看向那柄長劍，試探地喊道：「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嗎？」

林時景沒有絲毫反應。

裴洛大起膽子，輕手輕腳走到桌子旁，抱起長劍往外走。

男子用劍重，她雙手抱著長劍，小聲困惑，「這般重，他怎麼用得那麼輕鬆？」

日漸西斜，衛林帶著人在山上搜尋，卻遲遲找不到林時景的蹤跡。

他的情緒越來越低沉，心中開始設想最壞的結果。

第二波死士明顯是衝著公子而來，皆是他大意才放鬆警惕，竟然將公子一人留下……

「這裡有血跡！」

侍衛話音剛落，遠處傳來人走動的聲音。

一個兩鬢微白的婦人走上山，她的身後跟著幾個小廝。

「麻煩幾位小哥了，就在前面。等到了家中，你們喝口茶再走。」

「拿人錢財替人辦事，嬈嬈不必這麼客氣。」

婦人和小廝相互寒暄，聲音漸漸遠去。

衛林看著葉片上的血跡，終於在一棵三人合抱的樹上看到熟悉的標示。

「公子真的來過這兒！」

「公子傷勢應當很重，你們去那邊找，你們跟我過來。」

衛林帶著幾人轉身往前走，正是往剛剛那位婦人離去的方向。

整整一個下午，林時景絲毫沒有清醒的跡象。

裴洛在屋裡守著，綠芙便在門前石階上守著，注意著竹林那邊的動靜。

她耳尖地聽見竹林裡的腳步聲，趕緊起身走到門前提醒裴洛，「姑娘，嬈嬈好像回來了。」說著就要進屋。

不想常嬈嬈腳程快得很，很快出了竹林。

「芙丫頭，快些過來幫忙。」她招手讓綠芙過去。

綠芙不好推托，只得提高音量再次提醒，「姑娘，嬈嬈回來了。」說完，趕緊小跑過去幫忙。

「嬈嬈怎麼帶這麼多東西回來？」

「我瞧著天氣漸漸變冷，就多帶了些衣物回來。還有妳們上次鬧著非要吃的糖酥，可不得這麼多包裹。」

「姑娘肯定很高興，嬈嬈真好。」綠芙笑著提起包裹，轉身正要往前走，耳朵一動，又看向竹林，「嬈嬈，還有人沒跟過來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，就這幾個人，怎麼了？」

綠芙一怔，拎著包裹的手收緊，「嬾嬾，竹林裡好像有人。」

衛林未想隱藏蹤跡，如今見人發現，便大步踏出。

他一身武人氣勢，跟在身後的幾個侍衛也個個佩刀，瞧上去很凶狠。

幾人從林中出來，綠芙等人立刻變得緊張起來。

「你們是誰？」常嬾嬾將小丫頭護在身後，防備地看向幾人。

衛林意識到侍衛嚇到他們，示意幾人後退，拱手道：「抱歉，無意嚇到各位。我們在尋我家公子，他遭到歹人暗算，逃至此山，我想問問各位可曾見到過一白衣男子？」

聽見他們是尋人，常嬾嬾稍稍放鬆下來，「我剛剛回來，不曾見到，不知你家公子是何模樣？我對這山中熟悉，可幫你們尋一尋。」

衛林描繪容貌，綠芙越聽越熟悉，正猶豫怎麼開口，忽然砰的一聲，屋裡傳來重物落地的聲音。

「姑娘，是姑娘。」綠芙最先反應過來，她擔心裴洛出事，疾跑進屋。

木門一推，屋中景象一覽無餘，只見身穿白袍的男子半坐在床上，目光錯愕地看向前方，床邊的小板凳倒在一旁，而裴洛跌坐在地上，眼眶濕潤，眼中留有恐懼。窗臺上的花瓶砸落在地，泥土濺出來，染髒她的衣裙。

「姑娘，妳怎麼了？有沒有受傷？」綠芙趕緊去扶裴洛，不忘憤憤看一眼林時景。屋中情形怎麼看都像是林時景欺負人家小姑娘，衛林輕咳一聲，試圖解釋，「想來是有什麼誤會。」

他家公子一向端方如玉，怎麼可能欺負一個小姑娘？可是這情形……

「姑娘，妳怎麼樣？別嚇我呀。」綠芙見裴洛沒有反應，著急起來。

裴洛有些茫然地看向她，又看了看屋中多出來的那些人，慢慢反應過來，「我沒事，沒事，只是不小心跌倒……」

「只是不小心跌倒？」綠芙質疑地反問。

裴洛有些不好意思地攪著手指，「真的是不小心。」

「沒事便好，只是這位公子是……」常嬾嬾隱約猜到男子的身分。

衛林適時道：「這是我家公子，想來是兩位姑娘救了我家公子，多謝。」

他拱手道謝，又上前去詢問林時景傷勢。

「沒事，修養幾日便好。」

林時景不甚在意右臂上的傷口，他看向站得稍遠的裴洛，她眼角綴著淚珠，眼中恐懼倒是少了許多。

他剛醒時，這小姑娘睡得正香，他不想擾她，因此並未出聲。

後來她似乎作了噩夢，他想喚醒她，不想剛碰到她的肩頭，她忽然驚醒，一抬頭看到他就嚇成這副模樣。

「剛剛嚇到姑娘了，抱歉。」林時景溫聲道歉。

裴洛驚訝地抬頭看他，聽見他道歉，忍不住有些臉紅。

她晨起太早，守著守著就睡著了，一開始睡得還安穩，但不知怎麼回事，她總感覺有人在看著她。

她夢到自己在林中救人，正費力地將人抱起來，不想那人忽然睜開眼睛，惡狠狠地盯著她，拿起長劍就要刺她。

他不聽她解釋，拿著劍追著她跑，她跑啊跑，猛地驚醒，一抬頭就看見夢中人正看著她，白日見鬼，不過如此。

「你、你醒啦，身體還不舒服嗎？」裴洛上前幾步，因為心虛，說話都有些結巴。林時景輕輕搖頭，笑容溫和，「好多了，多謝姑娘相救，在下必不忘這份恩情。」他說話不疾不徐，嗓音清潤，似山間清泉流過心間，清澈明朗。

裴洛聽他說完，有些呆呆地看向他。

在林中時，他語氣狠厲，目光凌寒，才叫她作了噩夢。可現在，面前的公子說話和氣，身上凌厲氣勢全無，反倒像書上描寫的那些溫潤如玉的公子哥，一身白袍更是襯得他超然於塵世之外。

裴洛不說話，林時景任由她看，見她眼中似有困惑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，可是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沒有沒有。」裴洛搖了搖手，唇畔勾起，露出甜甜的笑，輕快地道：「原來你不凶啊。」

窗外清風悠悠，裴洛坐在石階上，將剛剛慘遭撞擊的花重新栽種回新的花盆裡。經歷一番「磨難」，花朵顯得有些蔫蔫的，她輕輕摸了摸花瓣，小聲道歉，「抱歉啊，讓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！」

小姑娘不知有人在看她，盯著花自言自語許久，彷彿在哄一個鬧脾氣的孩子。

林時景收回目光，輕輕關上窗戶，「查到了嗎？」

「第一波人確實是臨榆縣令派來的人，為了帳本而來，但第二波死士，武功遠遠高於他們，且手段狠厲，屬下只與其中兩三個糾纏，已覺很難對付。是屬下糊塗，未曾想到臨榆縣內還有此等高手，才致公子孤立無援，受此重傷。」衛林滿目愧疚。

林時景扶住他的手臂，攔住他下跪的舉動，「不必愧疚，當時我的預判有誤，並不是你的錯。若是臨榆縣令派來的那些殺手，也不能將我傷成這樣。」

衛林一怔，很快反應過來，「公子的意思是臨榆縣裡還有其他的勢力？或者，臨榆縣令背後還有他人在護？」

林時景不答，他立於桌前，思索半晌，提筆寫信，寫完後道：「你將此信送給霍昭，讓他小心行動。」

「屬下明白。」衛林將信收好，忽又想起一事，「公子這幾日要待在哪裡？臨榆縣裡定有許多人在尋公子。」

一擊不成，臨榆縣令奪不回帳本，必會再次行動。

衛林看著這間小屋，他覺得這裡很適合養傷，只是……經過剛剛那番事，那小姑娘身邊的丫頭和嬖嬖看他們的眼神可不友善。

「公子，要不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屋外傳來輕輕的敲門聲。

衛林及時止住話，他開門，意外地看見屋外的小姑娘。

裴洛抱著一盆花，對他笑了笑，試探地問道：「我能進去嗎？有沒有打擾到你們？」

「進來吧。」林時景溫聲答道。

衛林見勢先離開。

裴洛抱著花盆走進去，將花盆放在桌子上。

林時景看著花盆裡的藍色小花，又看向裴洛，「這是……」

「這是送給你的。我就是因為挖它才發現葉片上的血跡，我覺得你和它有緣，你傷又未好，看著它也會輕鬆許多。」

藍色小花微微搖擺，林時景看了一眼，想到先前在林中的事。

他警惕心強，又是在重傷情況下，自不輕信他人。

林時景起身，目光略帶歉意，「當時是在下魯莽，才險些傷了姑娘。姑娘剛才被嚇到，可是因為我？」

他十分聰慧，不難猜到裴洛看到他如同見鬼一般的原因。

裴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我睡著的時候總能感覺到有人在看著我，所以作了噩夢。」

她渾然不知，看著她的人正站在她面前。

林時景猜到她作噩夢是因為自己，倒沒想到是因為他看著她的緣故。

小姑娘膽小，只怕他上午那模樣真的是嚇到她了。

林時景沉默半晌，右臂傳來疼痛感，他面色依舊如常，眉間不曾皺一下。

他看著有些羞赧的裴洛，輕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便告辭。還是多謝姑娘的救命之恩，等我此間事了……」

「你要走？」裴洛一下急起來，瞪大眼睛看向林時景，一雙杏眼濕漉漉的，清澈透亮，裡面盛滿了焦急。

林時景一頓，點頭，「住在這裡不方便，也不好再麻煩……」

「不麻煩，不麻煩……」裴洛一個勁地搖手，不想林時景誤會，還反過來勸說，

「你傷勢很重，胡大夫說了，這些日子你要靜養，你要是胡亂走動傷勢加重，那我豈不是白白救你？」

她說完有些心虛，生怕別人覺得她是在強留，一時不太敢看林時景。

「可……妳不是怕我嗎？」

頭頂傳來一道溫潤的聲音，她迅速抬頭看向對面的人，「怕？」

「嗯，妳剛剛很怕我。」嚇得撞倒花瓶跌坐在地上，這不是怕是什麼？

裴洛有些著急，她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了，怎麼又提起來了？「我那不是怕你，是怕夢中的你。」

「可那也是因為我，妳才作噩夢。」

話雖如此，可她現在不怕了呀，裴洛心中嘀咕。

林時景看她急得不知如何反駁，有些想笑，又忍住，「所以，妳還是怕我。」

「不怕！」裴洛忽然大聲道，她急急往前一步，「我現在不怕你了。」邊說邊認

真又肯定地點頭，生怕林時景不信，說完便盯著他看。

林時景沉默地回視，不說留下還是離開。

漸漸的，裴洛滿心失落，喪氣地低頭，「好吧，那你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傷口千萬不能沾水……」

小姑娘還在絮絮叨叨叮囑，對面的人慢慢坐下，不疾不徐道：「那我若想留下，姑娘願意收留嗎？」

「下山後一定要記得靜養，不要……欸，你說什麼？」裴洛猛地抬頭看向林時景，滿目驚喜，那雙小鹿一般的眸子頓時恢復亮光，捨不得叫人讓她失望。

「我說……」林時景一字一句，笑容清和，「請姑娘收留。」

「好。」裴洛歡快地應下。

小姑娘開開心心準備離開，剛走到門口，又聽見身後人問道：「不知姑娘可曾見到在下那柄長劍？」

裴洛腳步一頓，心口咚咚直跳，「沒有，許是丟在林中……」

「好，我會派人去尋。」

她沒想到林時景這麼快就相信她，捂著不安跳動的心，趕緊跑回自己房間，打開衣櫃，一眼看到櫃子中藏著的長劍。

她擰眉看著那柄長劍，劍鞘上花紋繁複，劍柄處刻有一個「林」字。

這把劍很好看，就像它的主人一樣好看，可現在它主人找不到它了，會不會著急？她攪著手指，心裡天人交戰。

黃昏時分，一股濃郁的湯藥味飄進小屋。

裴洛站在門口處，看著林時景面無表情地喝完一碗藥，她趕緊捧出早已準備好的糖酥，遞上前，「你快吃一塊，解解苦味。」

林時景一怔，看著糖酥有些怔住。

衛林端走藥碗，一回頭就見自家公子面前擺著糖酥，他正要開口解釋，卻見林時景淡淡看了他一眼。

「好，謝謝。」林時景拿起一塊糖酥，輕輕咬上一口，糖酥入口鬆軟香酥，但卻有些甜得過頭。

裴洛眼巴巴地看著林時景吃完一小塊，睜著大眼睛問道：「好吃嗎？是不是很甜？」

「嗯。」林時景放下手中的半塊糖酥，輕笑點頭。

「那你多吃點，我這裡還有很多，這些都留給你。」她抱出一袋糖酥，十分慷慨地推到林時景面前。

林時景啞然地看著那袋糖酥。

衛林忍不住笑出聲，見林時景看過來，他立馬收住笑容，轉身出去，「我去看看廚房要不要幫忙。」

見裴洛殷切地看著，林時景收下那一袋糖酥，「好，多謝姑娘。」

「不謝不謝。」裴洛眼看他收下，鬆下半口氣，謹慎再謹慎地問道：「假如，我說假如，我對公子說了一句謊話，公子可以看在這一袋糖酥的分上原諒我嗎？」

「謊話？」林時景反問，眉梢微微挑起。

裴洛趕緊強調，「只是假設。」

她就差沒在腦門上寫出「心虛」兩個字，林時景看著她著急的樣子，眉眼暈開笑意，薄唇輕啟低笑出聲。

裴洛一臉茫然地看著他，不明白他笑什麼。

因她離得近，看清楚林時景笑顏展露的過程，滿心疑問漸漸消失，呆呆看著對面人，忍不住道：「君子世無雙，說的是你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長得很俊俏。」小姑娘直白地誇讚。

林時景挑了挑眉，決定把這句話當成純粹的誇讚，「這袋糖酥我收下，不過……」話題回到正軌，裴洛一下子緊張起來。

他清朗一笑，「妳不適合撒謊，日後若要說謊，記得對著鏡子好好練習。」

裴洛：「……」她怎麼覺得這句話怪怪的？

所以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撒謊？

心虛的小姑娘沒問出答案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晚上又夢到那人。

這次不再是凶巴巴的他，只是冷冷淡淡地看著自己，簡略地吐出三個字——「拿出來。」